



## 张謇与军山气象台

□施炜炜

被称为中国私家气象台之鼻祖的南通军山气象台是张謇主持建造的。它是国人自建的第一座民间气象台,于1914年动工建造,历时23个月竣工落成,1917年元旦正式开始观测工作。

军山气象台的诞生绝非偶然。张謇说过:“謇以气象关系地方农业、教育,与观测所亦有相资之用,气象不明,不足以完全自治。”可见他建气象台是有几方面考虑的。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人们重视农业生产,而张謇创办的公司又与农业特别是棉花种植息息相关,在他看来,气象测候不仅是宜农产、破除迷信、走向文明的重要技能,还是对垦牧、航运、水利测量等事业有助之学。因此他在制定军山气象台的建设宗旨时,将“农业与气象学之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早在兴建博物苑之时,苑内就设有一测候室,里面购置了多种日本制的测候仪器,可作简单观测之用。1913年南通甲种农校建立测候所,博物苑测候室全部仪器移到该校测候所,供学生实习气象观测,其记录供农事试验做参考。另外,1914年张謇在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曾制定《观测所官制》,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了26处测候分所,但随着他辞官南归而逐渐停办。面对当时的国内气象台几乎全被外国人所把持的情况,他下定决心要造一座南通人自己的气象台,用张謇的话说:“虽村落主义之可嗤,或亦模范小试之犹足自娱乎。”

军山气象台创办不易。军山山巔面积小,且有旧僧舍。徐家汇气象台法教士马德赉原本建议将旧僧舍全部拆除,张謇不同意。经过往复商榷,最终决定在普陀寺后殿之基址建气象台。

然后是建设。在《南通气象台概略》一文中如此表述:“自年(1914年)冬十二月开工,先营庙舍,俾僧栖息奉佛有所,而后从事于台。迄今五年(1916年)十月工始竣,山路之峻,运输材料之艰也。”为了建气象台,得先兴建庙舍、甚至在山上开辟一条新路,其工程量之大、之复杂可想而知。张謇为此还特地写了篇《气象台新路记》以作纪念。

再者是仪器、技术人才短缺。没有仪器,托马德赉“购英法测视气象之仪器”。没有技术人才,他派出曾在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科学习的学生刘渭清前去上海徐家汇气象台学习取经。刘渭清还常随马德赉去昆山陆家浜磁台实习,推算各地日月蚀、日月出没、节气等方法,了解各地磁偏差的测数以及各地各台站的海面高度等。再后来,张謇还派他去北京中央观象台和观测总所参观学习,之后他又去上海卢家浜法国无线电局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刘渭清没有让张謇失望,在气象台开幕后主任台务,基本掌握了军山气象台所需的技能。同时,军山气象台招收测候练习生,自己培养测候人才。

以上工作无一不需要大笔钱财。根据《南通军山气象台开办费帐略》记载,“建筑及各项工程费合支洋八千三百七十七元九角五厘”,此外还有购置仪器、安置仪器、购置图书等等费用。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是张謇出钱、出材料——“张謇先生共捐助洋六千一百一十八元二角二分八厘”。在军山气象台1917年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张謇还会每年不间断地捐助。《南通市军山气象台1917年1月—1926年11月收支帐略》记载,张謇1917年捐助洋969.58元,1918年捐1500.00元,1919年捐1350.00元,1920年捐1740.00元,1921年捐1693.817元,1922年捐2180.00元,1923年捐2083.00元,1924年捐1893.00元,1925年捐3519.668元,1926年捐2142.00元。在《帐略》的最后,作者写下说明:“本台常年经费月由謇公捐助,民国十五年秋,以謇公逝世未能领到如上数。”故当时结欠洋614.491元。

军山气象台是中国气象事业早期起步阶段的一个重要代表。它于1917年1月1日开始观测,不仅测量雨量、风向、气温、湿度等气象数据,还测报潮汐、海啸、河溢等灾害天气,在常规天气预报、长期天气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上都有所建树,其天气预报技术被认为能和当时的“中央观象台”相媲美。军山气象台编印的气象季报、年报及年报辑要中英文对照本,送国内外交流,这些附有英文的刊物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气象单位交流,得到认可,国际知名度日增,被国际气象会议指定为电报资料交流单位。张謇也因其贡献,在1924年的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大会上被公推为中国气象学会名誉会长。(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南通清真寺汤面壶与沐浴“第一池”

□安铁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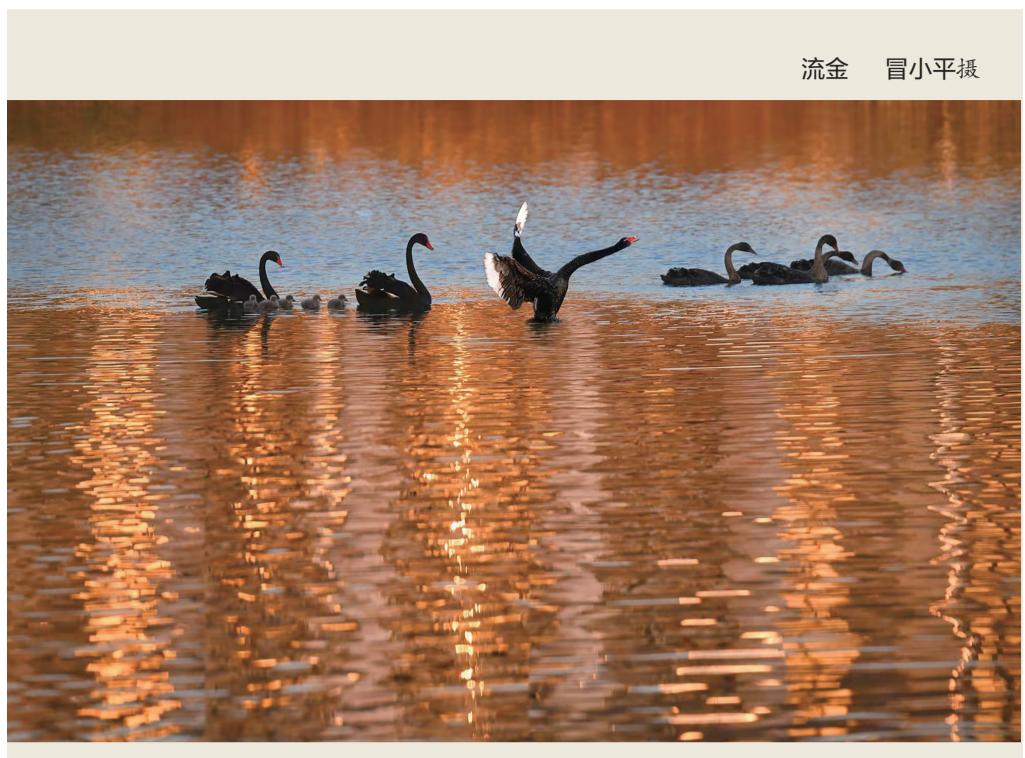
百年历史的南通清真寺里,珍藏着一只建寺之初遗留下来的紫铜汤面壶。历经岁月,保存完好,实属不易。

这是李维钟阿訇在1922年建立南通清真寺时特别配制的,是历经百年沧桑的重要物证。《古兰经》第九章第108节说:“礼拜寺内有许多人,爱好洁净,真主是喜欢洁净之人。”穆斯林常取干净的水冲洗称小净,即常说的洗手洗脸,古来他们一直很讲究流水冲洗不使用脸盆,即用这汤面壶又称汤瓶。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一般穆斯林家里除了必备汤面壶外,门背后还悬挂一个“吊罐”,供洗大净(洗涤全身)用,阿拉伯语称“吾苏里”,原意为“洗浴”。许多清真寺里还专门设有“沐浴堂”,既有净下的隔间,又有洗大净的沐浴间。凡是参加婚礼、葬礼或古尔邦节、开斋节、圣诞节等重要活动,他们必须大净。

据考,李维钟阿訇当年配备的汤面壶有多只。我专程去南京采访1942年出生的李维钟阿訇的孙女、南京大学退休的李志华老师。她回忆1949年前后,晚上常陪住在清真寺里的奶奶睡在一起,看到独具阿拉伯风格的大殿坐西朝东、南北两边各砌有六级台阶,平台椭圆形,左右有回廊各放有长凳,左边长凳架放着土葬送葬时用的金匣(棺),右边长凳上放着一排八只汤面壶,现在南通清真寺保留的是仅存的一只。紫铜在那个时代是贵重金属,价值不菲,记得多年没有收入的老阿訇梅占霖靠回民各家接济,生活十分清苦,也不舍得出售这传家宝汤面壶。过去清真寺有严格规定,汤面壶和吊罐只能装一定量的水使用。现在有了自来水、冬天也用上了热水器,当然可更方便地小净、大净(小洗大洗)了。

建寺后,李维钟阿訇看到来南通渐增多的回民的生计困难,沐浴也很不方便,就于1931年在大保家巷口靠近南大街的地方,开了家“第一池”浴室,跑堂的、扦脚的、擦背的、从濠河挑水的多是回民,一些人的扦脚、擦背技艺还是从扬州学来的。进了“第一池”的大门还有第二道玻璃门,那时是当年很时髦的东西,两门之间放有长凳,供人多时来客坐等片刻,让顾客感到温馨。有的书上讲李维钟阿訇当年开的叫“第一浴池”,其两位孙女回忆都证实没有“浴”字,虽然解放前“第一池”早已关门,但她们家里还留有当年的浴巾,上面印的字也是“第一池”。经查《南通市志》2000版,在“商业”项下“饮食服务业:第七节“浴室服务业”中,记载有:“民国20年后,有第一池(大保家巷内)、遇仙池(东牛市巷内)……”“浴室门口或巷口悬灯笼,灯亮即标志开汤。”在“第一池”开张之前的民国9年(1920),长桥西南边的健康路上,有家“不垢池”,“澡堂子开业的时候,张謇为它写了一副‘与其洁也,蠲之则如’联语。‘蠲’是免除、去除的意思,‘汙’的本意是指清澈、清爽。意思就是要想身上灵泛洗澡,脏东西去掉了就清爽了。”(王字明:《南通的澡堂子》)

那么为什么李维钟要称之为“第一池”呢?南大李志华老师认为,听说里面有南通见方最大的混汤浴池,及可供一个人单独洗的小浴池,故名;还有人说这里首先启用了先进的小锅炉供热,又快又好也可能是“第一池”名字的来历。当年南通只有男子浴室,因为李老师那时还是女孩子,虽从门口经过许多次,也从来未进去过。“抗战时期,浴室业经营清淡,‘第一池’遇仙池’先后关门。”(《南通市志》2000版)



## 希望(上)

□杨 谓

夕阳的光勉强透过窗纱,照在桌上、书上以及我的脸上。风呼呼地刮了一整天,还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光秃秃的树枝似乎对春天也失去了兴趣,纹丝不动。濠河上不见了野鸭的踪影,水却似乎开始有些浑浊了。“水暖知鱼乐,林幽识蕙香。”前几天,张文宏医生发文说:“这是‘倒春寒’。”……

“春树弥陀佛,秋花观世音。”无奈俗人妄情,执念太深,终究无法遁世逍遥。

几天前去文联办公室小坐,大家都说最近运气不错,本来没有希望的事后来竟然成了。我说:“很多年前,在西递宏村,有个算命的说我注定要在红尘中打滚,又说我要到现在这个年纪才会时来运转,所以,希望总还是要有的,不管到什么时候。”

### 怀旧

童年的时光早已远逝,留下的记忆里只有朴素的亲情和友谊、无忧的游戏以及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鸟鸣,它们常常跌落在我的梦里、稍纵即逝的幻觉中。我曾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如此怀恋童年?不是怀旧,是被现实不断地激起的希望。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花好月圆人寿;希望明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又一个擦肩而过的昨日。

### 相信

有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看到的每一个外部事物都对应于他的思想状态。”我看到水面上有一尾小鱼,吐着泡泡,摇摇摆摆地专找漂浮物嬉戏,像一个淘气的孩子故意用身子擦着墙壁走路。此时此刻,我确实是快乐的。我发现了一条快乐的鱼,我发现鱼很快乐之后我也很快乐,尽管那是短暂的。

哲学家说的“对应”应该有同向和相向之分的吧?相向和同向受外部事物的影响时也会向改向的吧?就像人在旅途中或许须要转弯,或许须要调头,或许须要稍稍地停留。喜欢小鱼和小狗的人一定是乐观和单纯的,与忧伤做伴的人则容易衰老,就像再板结的泥土也无法阻挡种子向上的信念,而经历的风霜总会写在人的脸上。

### 良善

有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看到的每一个外部事物都对应于他的思想状态。”我看到水面上有一尾小鱼,吐着泡泡,摇摇摆摆地专找漂浮物嬉戏,像一个淘气的孩子故意用身子擦着墙壁走路。此时此刻,我确实是快乐的。我发现了一条快乐的鱼,我发现鱼很快乐之后我也很快乐,尽管那是短暂的。

哲学家说的“对应”应该有同向和相向之分的吧?相向和同向受外部事物的影响时也会向改向的吧?就像人在旅途中或许须要转弯,或许须要调头,或许须要稍稍地停留。喜欢小鱼和小狗的人一定是乐观和单纯的,与忧伤做伴的人则容易衰老,就像再板结的泥土也无法阻挡种子向上的信念,而经历的风霜总会写在人的脸上。

### 良善

良善与美德能给人带来恬静与喜悦,就像春天带来百花。花谢了,明妍的记忆结成了果实;果实熟了,旧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新一波生命即将开启。生性良善富有美德的人懂得:生命犹如潮汐。

良善与美德还能给人带来自由和宽广,就像苍鹰飞翔在碧天,就像河流汇入了一望无际的海洋。生性良善富有美德的人知道:高尚的生命,必同于自然。

### 泡茶

一杯茶,一泡,二泡,三泡,……茶香

不同,汤色不同,杯底茶叶的状态也会有

所改变。出色的品茶人总能品出每一泡

的妙处,就像人的一生中,幼儿、少年、中

年和晚年,各有各的趣味和魅力。

### 何劳外求

一位年轻的学艺者告诉我,她正在寻

找属于自己的风格,为此在作辛苦的尝试,希望我能为她出出主意。我颇为不解:“风格不就是你自己?风格不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天性?你的一举手一投足,风格已尽在其中。”

佛家说:“菩萨自觅,不劳外求。”诗人说:“人类是自身的星辰。”

个人风格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顺心缘情即可。它同时又是一个发现自己、证明自己、强大自己的过程。

风格是“长”出来,不是“拼凑”出来的。

### 普通人的记录

一本数十年前的日记,几十张老照片,或者一沓被放在地摊上叫卖的旧信札,再或者几捆从某老知识分子家中弄来的旧书,都能给我们呈现一个时代的断面。比旧杂志上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首当年流行的老歌、一部老电影、一台老戏剧,更为真实亲切。远去的时光与普通人的记录、真实的告白相结合,构成了自然的艺术。自然的艺术具有独特的,无与伦比、无可匹敌的魅力。

### 无愧

我们常常惊讶于古代艺术的浑朴天真,那是因为制造者的心思犹如孩童般透明纯真;我们也常常惊讶于古代艺术巧夺天工,那是因为制造者绝虑专精、心无旁骛。当我们为“创新”而肆力模仿古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正走在与艺术创新背道而驰的路上。学古的重点是学习古人的自然与真诚,学古的目的是自己也能以自然、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和表达。

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人类的童年,环境也早已不可复原。我们拥有当下,所以只能直面当下,以自然、诚实的态度表现当下,创作刻有“当下”这个时代标记的作品。如果没有对当下的深情拥有和诚实表达,我们也将无法真正地拥有未来。唯如此庶可无愧于古人及后人。

### 很少

我们向阳光、湖水、田野、天空、高山、飞鸟汲取灵感,我们也向英雄、传说、梦想、垃圾、空洞的概念和口号索要灵感。我们很少透过万物的表象进入内核寻找灵感,也很少在午夜聆听自己的内心独白和深切的呼喊!深刻和真相一直在静默中等待,而我们却如此地肤浅、麻木和油腻。

### 不要

不要因为自己拥有尊贵的头衔、荣誉、豪华的工作室就把自己当成了万物之灵。也许一棵树、一只鸟、一个儿童,都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比你知道更多的真相。

### 极矣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其实直白叙说如词解,但尚有一段余味。颜之推言此两句出自《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诗经》之句自然浑成,似无心道出,全不用力,远非王诗可比。此八字意境阔大雄放,咏之顿起沧桑之感,生无穷联想。大朴不雕,至此极矣。

## 我与东山阁

前些日子,南通籍画家张明先生油画展“东山阁”在东座绘美术馆开幕,此展名称是以画家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幅油画作品命名的。

东山阁位于友谊桥西,坐北朝南,为濠河边上一排老式民居中一户带阁楼的房子。主人苏东山就在这个阁楼上画画。当时这个阁楼经常性的有文艺青年在此聚会,聊绘画、聊诗歌、谈理想,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艺术沙龙。

1985年初秋,初中同学黄战,知道我在文化宫刚报素描班,找到我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见一位画画高手,我爽快答应了。那就是东山阁。

走进这个二层砖木结构,底层光线幽暗的老宅,一位老妇人倚在陡峭的木制楼梯旁,见我俩进门也没说话,大概少年候来串门她已习以为常。黄战比较兴奋,步幅偏大,拽着我三步两跨,叮叮咚咚顺着楼梯就上了阁楼。迎面一位消瘦拔高抽香烟的青年男子静静地坐在低矮的沙发中,发型

在八十年代比较牛逼,崔健款,多了长鬓角。烟圈萦绕在他没有多余赘肉且泛黄的深色面庞及沙发周围。

“来了?”男子站起来,面无表情地上下打量着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这是在构图,打腹稿。黄战介绍:“这是我同学陆强,才开始学画,这是苏东山,目前在果品公司上班,准备考南艺。今天叫你来是让你给我们画个素描头像。”

说话间,一位秦姓戴眼镜的女同学背个草绿色的画夹,气喘吁吁地上楼。“我没迟到吧。”她说着,一边随意拿个木头方凳坐下,接着从铅笔盒子里找铅笔。苏东山拿根炭精条,黄战速度最慢,慢吞吞削铅笔,与他擅长的自由散打,快如闪电的侧踹熟练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躲是躲不掉了,早知来做模特儿,送我坐飞机去旅游也不干。三双眼睛盯牢我,我浑身不自在,脸上直发红。坐直了分分钟,“老鼠!”我喊道。老苏这才笑出来了:“老房子了,有两只老鼠很正常

## 参观胡长龄故居

□丁 红

春节期间,我到南通市老城区游玩,来到寺街125号,要不是门前立着“胡长龄故居”的牌子,很难想象那低矮还算周整的房子是清乾隆五十四年大魁天下的状元,嘉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胡长龄唯一的私人住宅。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是当过学政,后来礼部尚书多年任职,可見南通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的清廉。

据史料记载,胡长龄(1758—1814),字西庚,号印者,南通州人,乾隆五十四年钦点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乾隆五十六年,大考二等,提升为侍讲学士;乾隆六十年任国子监祭酒,并主试山东;嘉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胡长龄才誉卓著,时与马有章、李懿曾并称“江东三俊”,与山阳汪氏合称“汪经胡史”,著作有《三余堂存稿》等。

当我走进胡家巷,遇见一位近八十岁的保姓老哥,他告诉我:“寺街这片区要进行改造,居民都安置到外面居住了,我也是这里居民,回来看看改造情况。你看,春节前只是把所有窗户用木板封上了,其他都没搞,估计过了元宵节再开工吧!”当他知道我是专程来参观胡长龄故居的,对我说:“近期估计不开放吧!”他看着我失望的样子,就说:“我也是听长辈讲的,今天我给你讲讲胡长龄小时候的故事吧!”

老哥说:“胡长龄小时候家里很贫苦,所以他上不起私塾,就在边上的天宁寺中苦读。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经常半夜还在寺庙中看书。传说天宁寺常闹大头鬼,胡长龄人小胆大,一次大头鬼上门,胡长龄指着大头鬼说:‘大头、大头、真大头!’而大头鬼指着胡长龄说:‘尚书、尚书、真大头!’当时胡长龄都不知‘尚书’是啥意思,待他步步高升至礼部尚书时,才恍然大悟。”老哥见我听得认真,又讲:“胡长龄是个神童,九岁就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家里穷,雇不起车、轿送他去考场,他父亲背着他送到考场,考官见状,还认为小孩闹着玩,就出了一个对子让胡长龄对:‘将父作马,岂能应考?’胡长龄一听,考官戏弄他,人小不孝顺。略一思考回答道:‘望子成龙,有何不可?’考官一听,这孩子不简单啊!就不再